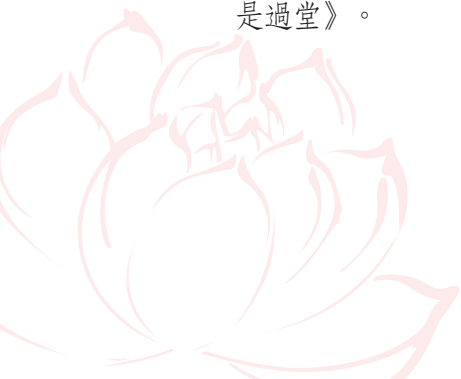


妙凡法師

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

南 華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碩士。歷經寺院弘法、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，曾任中華佛光青年總團執行長、佛光山叢林學院院長，致力於僧伽教育以培養佛教人才，授課領域有天台宗思想、大乘佛教思想、人間佛教等。與人間佛教研究院主任程恭讓教授自二〇一三年起，合力編輯《人間佛教叢書》系列，以探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為主。著有《人生是過堂》。

人間佛教之「人間」意涵



前言

星雲大師在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〉一文中，談到佛教在中國的發展，可以分成六個階段：一、東傳譯經時期（秦漢魏晉時期）。二、八宗成立時期（隋陳李唐時期）。三、禪淨爭主時期（五代趙宋時期）。四、宮廷密教時期（元明皇朝時期）。五、經懺香火時期（滿清民國時期）。六、人間佛教時期（二十世紀以後）。

大師曾經表示：「人間佛教就是『佛教』，佛教就是『人間佛教』。」既然佛教就是人間佛教，大師為何要強調「人間」二字，以「人間佛教」來說明二十世紀後中國佛教重要的發展歷程？以下僅從「佛陀其人」、「歷史發展」、「現實社會」、「因緣和合」四點來論述「人間」之意涵。

一、從「佛陀其人」談人間

一個宗教的核心價值取向，可以從其教主的人格、所作所為來思考這個宗教的精神內涵，因此，對於佛教和人間的關係，就先從佛教教主其人探討。

佛陀，是古印度著名思想家、佛教創始人，被尊稱為佛陀（Buddha，意為「覺悟

者」)、世尊等。姓喬達摩(梵文:Gautama)，名悉達多(梵文Siddhartha，巴利文Siddhāttha)，意思是「吉財」、「吉祥」、「一切功德成就」。父親是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，母親摩耶是拘利族天臂城主善覺大王的胞妹，生下悉達多後七日病逝，繼母摩訶波闍波提撫養，後跟隨佛陀出家為大愛道比丘尼。

佛陀出生於今尼泊爾泰來地區的梯羅拉柯提(Tilaurakot)，距印度北方邦巴斯提縣的普羅瓦(Piprahwa)西北約十英里，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此立過石柱以紀念佛陀的誕生地，考古學家也曾在這裡挖出佛陀的舍利壇，在玄奘大師的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六中記載：

城東南窣堵波，有彼如來遺身舍利，前建石柱，高三十餘尺，上刻獅子之像，傍記寂滅之事，無憂王建焉……次北有窣堵波，有彼如來遺身舍利，前建石柱，高二十餘尺，上刻獅子之像，傍記寂滅之事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次東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二龍浴太子處也。

一般佛經記載佛陀出家的因緣是因為遊歷四城門，見老病死及沙門；出家動機，不是為了求得神通，而是出自對生命的關懷，解決人生所會遇到的四個問題：一、人生沒有生老病死的現象。二、內心沒有憂悲苦惱的逼迫。三、人間沒有悲歡離合的苦痛；四、世

間上所有一切不增不減。佛陀後來悟道緣起，宣說眾生皆有佛性，人人皆能成佛的平等真理，組織僧團，倡導男女、種族平等，如《增一阿含經·苦樂品》云：「四大河入海已，無復本名字，但名為海。此亦如是，有四姓：刹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種，於如來所剃除鬚髮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學道，無復本姓。」

佛陀一生說法四十九年，他不僅鼓勵弟子要走入人間，也告訴弟子，要將佛法帶給大家，給予平安快樂，自己也會在人間遊行弘法，如《雜阿含一〇九六經》云：「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汝等當行人間，多所過度，多所饒益，安樂人天，不須伴行，一一而去。我今亦往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。」

對於傳道弘法的語言，佛陀主張要把握佛法的意義精神，弘法要以給人懂的語言、文字來弘法，不是講一些華麗的文詞，讓普羅大眾聽不懂，《毗尼母經》中記載佛陀和弟子對於弘法的語言的討論：「不與美言為是，但使義理不失，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，應為說之。是故名為隨國應作。」

在佛陀所教導的教義上，四聖諦公認是最早的，第一聖諦苦聖諦，是佛陀對人生實相的觀察，從對苦果的體會，到對苦因（集）的來源，找到解決苦的方法（八正道），到達到脫離苦、超越苦的結果（滅），佛陀說法的目的，無非是解決人生的苦難，在入道中

證悟四聖諦，解脫苦難、生死輪迴的束縛，《長部·大般涅槃經》記載：「因為未通曉、證悟四聖諦，我與汝等，長久以來，流轉於生死。何謂四聖諦？一者苦聖諦，二者苦集聖諦，三者苦滅聖諦，四者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在同弟子討論成佛、解脫的觀點上，佛陀明確的指示，人間是成佛最佳的處所，成佛是在人道修行善業成就的，不是在天道，如《增一阿含經》記載：

爾時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處？云何快得善利？云何安處善業？世尊告曰：人間於天則是善處，得善處、得善利者，生正見家，與善知識從事，於如來法中得信根，是謂名為快得善利。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？於如來法中而得信根，剃除鬚髮，以信堅固，出家學道；彼以學道，戒性具足，諸根不缺，飯食知足，恆念經行，得三達明，是謂名為安處善業。……所以然者，佛世尊皆出人，非由天而得也。

從佛陀其人一生的示現中，正如星雲大師所言：「佛陀是人不是神。」佛陀，是人間的佛陀，佛教是人間的佛教，一切以人為本，唯有回歸人間的佛陀倡導的「平凡、平常、平淡、平等、生活化、人間化」，還原人間佛陀的本來面目，才能把人間佛教應用十方，

傳揚國際。

二、從「歷史發展」談人間

二〇一三年在大陸的中央電視台獲頒「中華之光」的星雲大師，在致辭時，提到：「中華文化因為佛教更加充實，佛教因為中華文化更加提升。」確實，佛教東來，在中國歷經二千多年的流傳，從傳入、融和到本土化，其間對中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學、語言、藝術、音樂、建築等面向的影響深遠，並且進一步弘揚至韓國、日本、越南等國家，成為東亞文明的基石。而之所以能夠有如此恢宏的效應，實因中國佛教繼承了原始佛教、大乘佛法的人間性格和積極入世的精神。

賴永海教授認為佛教可以為中國社會所接受，有二個原因：一來是佛教的適應能力，善於隨順世法之需要。佛教大乘利他、不變隨緣的性格，融和了佛教與中國傳統倫理綱常的相互關係，例如隋唐之後的中國佛教非但大講孝道，而且「勸臣以忠，……勸國以治，勸家以和」。既講「治心」，也講「治世」，把佛之「治心」與儒之「治世」合理地統一起來，此誠如宋代名僧契嵩所說的：「儒佛者，聖人之教也。其所出雖不同，而同歸乎治。」由此可知，佛教非但無損時政，而且有益國治。

二來是佛教思想被本土文化需要。佛教般若空性的人生智慧，提升了儒、道二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。而其積極入世的大乘菩薩行，則提升、擴大了儒、道二教的生命目標；此外，因緣果報及家家彌陀、戶戶觀音，則安慰了苦難的生命。整體而言，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，內化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，是因為這個社會對佛教思想的需要，而一個思想能不拘時空為人所接受，正因為它具備了平等性、永恆性、普遍性的真理特質，換言之，它是一個普世的價值。

傳到中國的佛教，始終和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，佛教因為政治因素而順利進入中國，如北方民族的石勒、石虎和佛圖澄；為連年的戰亂，促使移民，而將北方的佛教帶到南方，如今天的江浙佛教；然而，佛教卻也因為政治的過度干涉，而致使教難頻傳，如三武一宗、廟產興學等政策。

對於中國佛教衰微的原因，星雲大師在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中指出十點：一、本土宗教排擠，專制帝王毀佛。二、佛教蓬勃發展，引來皇朝不安。三、佛教走入山林，消極脫離社會。四、弘講談玄說妙，不重人文關懷。五、經懺密教鼎盛，道德信仰墮落。六、提倡神鬼信仰，殃及人間佛教。七、外道邪教猖獗，混淆佛教真相。八、宋明理學興起，代替佛教信仰。九、西方文化影響，佛教無力抗拒。十、藏經繁多深奧，讀者望之卻步。

總而言之，到了明清時期，佛教已經為社會邊緣化，甚至被視為巫術，一九一二年中華佛教總會（中國佛教會的前身）創立申請，教育部回函：「佛教凌遲久矣！震旦積弱，此未必非一因，宗教改革，刻不容緩。該僧等務須努力進行，將大乘教義廣為傳播，勿踏舊日專事誦經禮懺類似巫祝之陋習，本部有厚望焉。」從此文中，我們可以了解當時佛教的處境及狀況，已然淪為經懺、山林的佛教，佛教與人生日隔，佛教自佛教，人生自人生，從而使佛教走上衰落、式微的道路。

會造成這些結果，除了政治因素之外，也因為傳統佛教不重視人間生活，失去了人間性、生活性，因而為世人所詬病，如太虛大師所言，佛教脫離、遺棄人生的態度，是「致佛法不揚，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」。

佛教如何適應社會？為社會大眾所接受？這是中國佛教生存圖強的嚴肅課題。大師在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中指出：「佛教之所以能從印度弘傳到中國及世界各地，並讓當地人間社會普遍接受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，在於佛教注重資生的貢獻與利眾的事業，協助解決人間生活的問題。」佛教必須參與社會，回到人間，為人們所需要，發揮一定的作用。

世間萬物互為緣起、互相關連，今天我們佛教徒不關心社會，未來社會就不要我們佛教，佛教必須以各種善巧方便的利他事業，創造被人類、社會需要的價值，唯有積極的走

入人間，關懷社會，發揮濟世救人的力量，佛教才能繼續走下去。

三、從「現實社會」談人間

在《人間佛教佛陀本懷》中，大師指出，中國佛教很可惜，只有一半的佛教。重視出家，不重視在家；重視出世，不重視入世；重視寺院，不重視家庭；重視山林，不重視社會；重視男眾，不重視女眾。

尤其，在根本教義上一直以來只有消極的解釋，缺乏積極的作為。弘揚佛法總是站在出家人的立場，過分強調「出世思想」，否定現實人生所需要的財富、感情、家庭生活等。例如，提到財富，就說「金錢是毒蛇」；談到夫妻，就說「不是冤家不聚頭」；說起兒女，就說「都是一群討債鬼」。以家庭為結構的社會體制裡，佛教這種負面、近乎恐嚇的傳教，自然讓一般社會大眾為之怯步。而一般對僧尼的印象，普遍停留在寺院、念經、青燈古佛，長期以來，佛教給人的印象是不問世事，嚴重與社會脫節。

長期以來，也就造成社會大眾對佛教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觀念，潛意識裡禁止、排斥、反感佛教徒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。結果，只要一關心公共場所，便遭受

異樣眼光，被冠上如「六根不淨」、「政治和尚」等難堪的名詞。這是佛教的危機，長期不關心社會，在社會的結構上，便沒有了佛教的位置，某種意義上，這是生存的問題。

另外一方面，則是佛教的教義，不能有效的幫助社會大眾。如何發揮大乘佛教普濟的精神？和社會建立關係，為大眾所需要？佛教必須積極走入人間，給人接受。如果把這個社會形容是一個人體，那麼佛教要成為不可或缺的血液法水，流布全身，透過這個清新、智慧的法水影響、帶動、提升建設一個和諧、安定的社會。

因此，佛教對於社會的發展、世界的改變不能置身事外，在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五日在《人間福報》上發表的〈佛光山的未來發展〉中，星雲大師談到：

我自許是一個地球人，奉行天下一家的理念。地球村裡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再遙不可及，國際局勢、地球暖化、貧富差距、環境保育、人道關懷等議題，佛教徒應有所認識，積極參與，勇敢表達，關心世界有我一份。佛陀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，我們出家人能捨棄人間嗎？因此，佛教徒不該只想到自己清修，而不關懷現世人間。

佛教如何以具體的行動關心社會？在《四十華嚴》中提到菩薩有十種法具足圓滿，則

得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，其中之一即是「不捨一切菩薩事業」。佛教要以「菩薩事業」走入人間，立足於社會各層面，對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力量，成為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或資糧。一九五三年出版的《無聲息的歌唱》，大師說：「大家要知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』，但辦佛教的教育、文化、慈善，讓佛教中興起來，勝造一千級浮屠。諸位諒來懂得這才是佛教和時代的要求。」經過了六十年，大師帶領佛光山僧俗二眾「以文化弘揚佛法，以教育培養人才，以慈善福利社會，以共修淨化人心」，讓佛法走入人間，讓佛法生活化。

二〇一三年大師出版十六本的《百年佛緣》，是二十一世紀人間佛教的發展史，記錄著對台灣、兩岸、世界的影響。正如高希均教授所言：「半世紀以來，星雲大師在海內外推動的『人間佛教』，是另一個『台灣奇蹟』、另一次『寧靜革命』、另一場『和平崛起』。創造了人間佛教的奇蹟。」

何以見得經過一甲子的歲月，人間佛教終於為社會、大眾所接受？一九五四年五月，大師在偏遠的宜蘭帶領五十三里的居民，以遊行、念佛、放映幻燈片、浴佛典禮、佛教話劇，連續四天慶祝佛誕節，近八千人參加。二〇〇九年五月星雲大師帶領僧信二眾，連續數年在凱達格蘭大道、總統府前舉辦「千僧萬眾祝佛誕，一心十願報母恩」，總統、政府

各行政首長及海外邦交使節，逾十萬人共同慶祝。總統馬英九先生並同星雲大師共同帶動全民宣誓「三好運動」——人人行三好，世界更美好。這正是佛教積極參與社會建設，舉辦各種淨化人心活動，為社會接受和尊重的現象。

星雲大師一生推動出世與入世的融和，而一般人對於修行，總有一個刻板的印象——在深山叢林。其實，「出世」不是一個空間的概念，如果那叫出世，那麼住在安養院的老人、深山裡的動物都是具備出世思想的。人的一生離不開五欲六塵，所謂出世與入世的融和，是一種「不為物欲、不為己求」的獨立精神、自由思想，在五欲六塵的世間，過著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」的人間生活，如：「合理的經濟生活，正義的政治生活，服務的社會生活，慈悲的道德生活，尊重的倫理生活，淨化的感情生活。」也就是《金剛經》所云：「不住色生心，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這是出世和入世的融和，淨土的世界，是佛陀傳播人間佛教的心願。

總之，一味執著在山林水邊的自我修行，就算因此得到別人的尊敬，對自己、對社會、對國家，又有什麼貢獻呢？佛教唯有立足於人間，關懷現實人生的需要，以佛法改善人心，淨化社會，方是佛教為社會接受的生存之道，也是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。

四、從「因緣和合」談人間

《華嚴經》卷五一云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」在二千五百多年前，佛陀就提出眾生平等，人人皆能成佛的觀念，沒有另外一個神明可以控制、保佑、決定我們的命運，人間佛教把對神的依賴，回到自身生命的承擔。

因此，佛教講「皈依三寶」，主要是皈依自性三寶，皈依自己，如佛陀開示弟子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異依止」。「皈依」的主要意義，是從相信自己中，開發自己的真如佛性，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相信自己可以承擔、可以勤勞、可以慈悲，從中長養自己的善根，佛性能源。

如何開發自己的佛性？邁向成佛之道？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云：

譬喻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，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。一切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。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何以故。若諸佛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，是故菩提屬於眾生。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等正覺。

菩薩道在利他中完成自己，修行不能離開人間，不能沒有眾生的「眾緣」和合，大師因此指出：「人間佛教是服務奉獻的信仰。」服務奉獻中，從人道達到佛道。

「法不孤起，仗緣方生」，如經中所云，佛道在眾生身上求，大眾是我們的因緣，是我們的資糧，是啟動我們修行、成就的關鍵。六祖在《壇經》中云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求菩提，猶如覓兔角。」大師也常常在開示的場合中引導大家，在面對人我之間應以「我是佛」的承擔，將貪瞋痴習氣、煩惱轉化為佛性的慈悲喜捨，逐漸實現生命的圓滿。

承認「我是佛」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呢？承認「我是佛」，能夠直下承擔自己是佛，即刻就能獲得很大的利益。例如：本來想去打人，想到「我是佛」，就不會打人了；本來要吃菸、喝酒，想到「我是佛」，就不吃、不喝、不玩了。只要肯承認「我是佛」，面對煩惱、問題，就會以佛心為己心，進而改過向善、見賢思齊、包容他人、隨緣放曠、無私無我，自覺而行佛了。所以，星雲大師說：「只要你敢如此自己承認，當下已然走上成佛之道，還怕沒有成佛的一天嗎？」「我是佛」的修行，是轉識成智的修行法門，日積月累的淨化自己無明的煩惱習氣，最後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」。

世出世間，不出因緣二字。世間好壞皆是因緣所成。因，是我們的起心動念、動機，

故發心純正會影響結果，如一顆健康、飽滿、充滿能量的種子，能夠生出滿樹桃花；緣，是我們身邊接觸到的每一個人，善緣越多，成就越大，阻力越少。因緣，意謂著一切事情的成就，事業的成功，乃至人格的完成，生命的圓滿，都必須依靠眾緣的和合。因此，古德有云：「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。」「要做佛門龍象，先做眾生馬牛。」

正如大師所言，人間佛教是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」，人間佛教既要符合「佛說的」，還要順應「人要的」。人在世間生存，不能沒有國家的保護，也不能缺少社會大眾的因緣成就，在眾緣成就之中，以佛法淨化我們的內心，開發我們的智慧，用智慧來創造我們幸福安樂的人生，建設人間淨土。因此，大師在《人間佛教宗要》中，提出四點他對人間佛教的看法：家國為尊、生活合理、人間因緣、心意和樂。信仰人間佛教，具備愛國的思想、重視家庭生活，經由佛法生活化，提升、淨化我們身心，帶給我們幸福平安，就是人間佛教。

結語

立基於生命同體共生，互為緣起的真理基礎上，本文從佛陀其人、歷史發展、現實社會及因緣和合，探討大師何以強調二十一世紀是人間佛教的世紀。

從修證上，成佛的空間在人間，成佛的因緣在於和大眾廣結善緣，從中圓熟佛性；從佛教存亡意義上，佛教要積極關懷社會，創造被需要的價值，才能為人接受，立足於社會；從弘法上，佛教要從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共修等各種善巧方便，幫助社會大眾從中學習佛法，進而創造美好的人生。

誠如程恭讓教授所言：「人間佛教已經創造性地詮釋了深刻而新鮮的佛教理念、思想、學術、文化，已經以無比震撼的力量讓古老的佛教精神復活，讓佛教在現代社會煥發出幾乎使人意想不到的嶄新的智慧光芒。」